

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回溯康熙王朝的风土民生，
漫谈官宦之家的繁华梦景。

平民的清室日子

【大结局】叁

◎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柳依华◎ 著



平凡の清家
（大結局）

柳依华◎著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平凡的清穿日子. 3 / 柳依华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9. 4

ISBN 978-7-5385-3850-2

I. 平… II. 柳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6084 号

平凡的清穿日子 3

柳依华

策 划: 李文学 刘 刚

作 者: 柳依华

责任编辑: 于德北 张晓峰

特约策划: 王 贵

特约编辑: 钱其强

装帧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0.5

字 数: 342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3850-2

定 价: 28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一、絮絮 /001
二、盘算 /007
三、上香 /014
四、私相 /020
五、紫语 /026
六、阴差 /032
七、阳错 /040
八、春晖 /047
九、新贵 /054
十、发烧 /061
十一、商议 /067
十二、茉莉 /075

目 录



001 • contents

十三、全生 /083
十四、满服 /089
十五、探望 /097
十六、分道 /105
十七、三喜 /110
十八、换亲 /117
十九、宫使 /123
二十、上路 /129
二十一、学礼 /136
二十二、梅思 /144
二十三、心事 /152
二十四、生隙 /160
二十五、喜庆 /166



二十六、新妇 /174

二十七、备选 /182

二十八、初选 /189

二十九、夜话 /195

三十、暗流 /201

三十一、上意 /207

三十二、复选 /213

三十三、召见 /220

三十四、指婚 /227

三十五、决意 /234

三十六、小定 /240

三十七、开源 /246

三十八、依依 /252



三十九、流年 /258

四十、大婚 /265

四十一、新人 /270

四十二、世子 /276

四十三、伤逝 /281

四十四、经营 /286

四十五、反击 /2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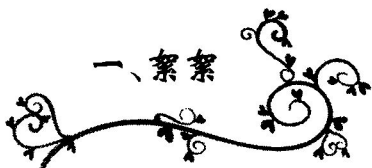
四十六、风刀 /299

四十七、槃涅 /305

四十八、破茧 /310

四十九、重回 /316





第二天上午，等太阳升起来后，佟氏已叫人套好车，准备与周家母女一起进京去了。这回小刘氏母子也一起同行。

临上车时，周茵兰看到淑宁身边的丫鬟抱着一个敞口大花瓶，里头插了几十枝桃花，有些诧异，淑宁便道：“园子里的桃花开得好，索性折几枝带回去，让家里人也赏一赏西山春色。”周茵兰笑了：“真不愧是淑妹妹，连礼物都透着雅气。”

为了顾虑到周夫人的身体，马车走得不快，抵达京城时，已是未时三刻，她们先把周家母女送到周大人妹夫处，方才驶往内城。

回到伯爵府，匆匆用了些茶水点心，佟氏便带着众人到荣庆堂见那拉氏。那拉氏正在听芳宁讲她处理的几件家务，并指出了其中不足的地方。李氏与喜塔腊氏都跟在旁边侍候，絮絮也在，但婉宁却不见踪影。

妯娌姑嫂姐妹们见过礼，众人坐下来说话，才知道沈氏还要过两天才回来，而婉宁则是有些不舒服，正在房里养病。

寒暄了几句，佟氏便告辞回槐院，张保已经得了信，从外头回来了，与妻子聊起家务事，其他人便回房自便。淑宁回到房间，见丫头们已经把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夸了几句，许了一人一个荷包，便打算稍稍休息一下。

素馨却对冬青使了个眼色，两人齐齐上前来，笑着对淑宁说：“我们不要荷包，若姑娘要赏我们，不如让我们享用两个时辰，好去看看姐妹们。”淑宁听了，便知道是素馨的八卦瘾头发作了，忍笑道：“可以是可以，但你们可别太晚回来，更不许惹事。”素馨与冬青齐声应了，手拉手就要往外跑，却被淑宁叫住：“难道你们就空着手去不成？把那瓶桃花带上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是我让你们到各院里送花去的，免得你们挨管家妈妈们的骂。”

素馨与冬青听了，互相挤眉弄眼地，齐声对淑宁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便笑着拿花去了。淑宁有些无奈，想当初冬青刚来时，多文静多老实一个姑娘啊，生生被素馨带“坏”了。

她休息了半个时辰，见丫头们都不在，便自己动手梳洗一番，又换了一身家常

袍子，拎着一篮点心，往芳宁房里去了。

絮絮正好在芳宁房里，一见她就很热情地上来说话。

去年秋天姑父那日德升了山东盐运使，带了儿子上任去了。姑妈他他拉氏为了治女儿脸上的疤痕，留在了京里。只是年初收到儿子的信，知道丈夫在任上纳了个美妾，便将女儿托付给伯爵府，立马赶到山东去。现在絮絮由那拉氏照顾，平时就住在婉宁的院子里，隔上几天就要请太医上门来瞧，想把鼻子周围的疤痕消掉。

这位小表姐其实很单纯，只是因为脸上的疤，有些自卑，因此不爱外出见人，也和几个姐妹却相处得极好。她见淑宁带了点心来，很高兴，道：“我正想藤萝饼吃呢，你就带来了。”淑宁道：“我先前叫人往园子里移了几株藤花，这就是开的头一茬，以后要做随时去摘就是，不用再跑到外头去买了，方便得很。”

她看到芳宁与絮絮吃得高兴，心里也很欢喜。其实与做菜做汤相比，淑宁更喜欢做点心。大概是因为古代的炉灶没有现代的干净方便，每次做菜都要忍受烟熏火燎，她便对蒸的点心非常钟爱。而且这种中式点心，她爱弄什么花样就弄什么花样，就算再创新再好吃，也不会有人认为她是穿的。

絮絮吃了两块饼，叹道：“你们会做这许多好吃的东西，真了不起，芳姐姐的斋菜味道好，淑妹妹的点心花样多，连素来不沾阳春水的婉姐姐，也学会做几道小菜。我却连烧水都不会，真是笨死了。”

芳宁微微笑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喜欢什么，学就是。我与三妹妹都是因为喜欢才学做的，不论是我们，还是两位嫂子，都愿意教你，只要你想学。”

絮絮却发了愁：“我自然是想的，可是我额娘不许，说怕我被菜刀弄伤了手，或是被烧着烫着，还说只要丫鬟们会做就行了。本来额娘去了山东，我就想学一学的，舅母又不让。”

淑宁与芳宁对望一眼，都没接话，心里明白这是因为那拉氏怕絮絮出事会招来小姑埋怨，所以万事都以稳妥为上。

淑宁想了想，道：“如果是怕动刀子或怕被烫着，那就学些别的好了。我小时候刚学厨时，额娘也怕我伤着，因此只许我做面食。表姐若有兴趣，学做饺子之类的就好，做起来也容易。”

絮絮觉得有道理，忙点头道：“这个好，我额娘就爱吃饺子，想必也不会骂我。”

姐妹三人正说笑，那拉氏派了个小丫头来请芳宁去。芳宁不好意思地向她们告

别，离开了屋子。絮絮有些扫兴：“现在芳姐姐天天都有许多事做，我一个人实在无趣。”淑宁问：“二姐姐不是在么？她还和你住一个院呢。”絮絮撇撇嘴：“她哪里有空啊？”

淑宁见她有些不高兴，便扯开了话题：“我看表姐没再老是用扇子手帕遮脸了，让人瞧着就觉得大方，看来你已经习惯了。”

絮絮有些没好气地道：“我哪里还敢啊？万一被你们家认为是卢小姐那样的人，岂不是成了笑话？”

原来去年初冬时，絮絮因面上疤痕治理效果不佳，整日闷闷不乐，他他拉氏便带她到房山别院散散心。淑宁见她大冬天仍是拿着扇子或手帕遮脸，人也畏畏缩缩的样子，想起对门的那位卢小姐，便与佟氏商量一番，以赏雪的名义，请了卢家母女来喝茶。

那位卢紫语小姐，其实倒不是什么怪人。她祖上当过官，家境又富裕，自余家败落后，附近便少有能与她家比肩的人家了。她自幼生得美貌，又读过几本书，常常听得亲族中的赞语，便自认为是个才貌双全的绝世佳人。加上附近人家的女儿都无法与她匹敌，仅有一个称得上是美人的巧云，却已嫁人生子，身份又是仆从，她自然不会放在眼里。

这样一来，她便越来越自负，认为自己既是绝世佳人，就该有绝世佳人的派头。也不知她是从哪里学来的做派，出门必用扇子遮面，手中必持绢帕，而且侍女环绕，说话行事，都十分矜持。

絮絮一见卢小姐，便已呆住了，当然不是因为对方的美貌。她那位已出嫁的干姑姑津津，还有常见面的婉宁月荷主仆，都是出色的美人，这卢紫语虽然长得不错，却还不能让她惊艳。她吃惊的，是对方的行事做派，与自己十分相象，与对方相处越久，她就越不安，不禁起了疑心：这卢家是三舅舅一家的近邻，三舅母与表妹看自己时，会不会认为她与卢小姐一样可笑？

不过她转眼去望淑宁时，并未在对方眼中发现嘲弄之意，才稍稍安心了些。卢家母女一走，她便大哭一场。他他拉氏心疼女儿，不禁怪罪佟氏母女，但后来发现女儿不再拿扇子和手帕遮面，才知她们的苦心，对佟氏的态度也好了些。

絮絮因瞧了卢家小姐的做派，觉得十分刺眼，天天都提醒自己不要成了人家眼中的笑话，几个月下来，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缩手缩脚了，虽然还常常低头，但已经

好了许多。不过她仍是觉得烦恼：“没了遮挡的东西，我总是觉得心虚，生怕别人看到我鼻子上的疤会笑话我。我听了你说的不要吃酱油的话，现在连颜色深一点的东西都不吃，可为什么我的疤还是那么显眼？”

淑宁仔细瞧了她的脸，道：“我觉得这疤痕比上次见时已浅了些，但可能是因为你肤色白了，所以才会显得好像没什么变化，再等等就好了。”

絮絮仍然闷闷不乐：“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一年的药了，还是这个样子。我本来想涂些粉盖住的，可婉姐姐却说，那些粉涂多了，对皮肤不好，我就不敢再涂了。”

淑宁想了想，道：“我听说缦彩坊的白粉是用茉莉花种子磨成的，并不是寻常的铅粉，应该无妨。”

絮絮顿了顿，道：“本来我是用他家的粉的，可上次丫鬟去买粉时，被认出来了，我额娘被二舅母奚落了一顿，从此便改买别家的。我又不知道根底，因此总是担心。”

淑宁道：“姑妈买的，定是好店出品的粉，再糟也是有限的。如果真担心的话，平时不用，只在出门时擦就是，担心什么？”

絮絮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我原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擦了一次，就觉得看不到疤真好，每天早上洗完脸，总忍不住要擦上一点，结果就被婉姐姐说我。”

淑宁默然，这就是絮絮自己的问题了，她可没法帮上忙。

两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，淑宁便打算去看看婉宁。絮絮犹豫了一下，小声道：“她这些天身上不好，总爱发脾气，你要小心些。”

淑宁有些奇怪，便问是什么事，絮絮红了脸，凑到她耳边说了几个字，淑宁这才明白了。这也是正常的，生理期必然现象嘛。

絮絮小声道：“婉姐姐其实是为了躲何嬷嬷，每逢这种日子就要称病的。那个何嬷嬷真真狠心，一天也不肯放，要不是大舅母说了一车好话，她还不肯松口呢。饶是这么着，也只许婉姐姐休息三天。”

她扁扁嘴：“我额娘见婉姐姐学得好，还想让我跟着一块儿学呢，我可不愿意受那些苦。可大舅母却说，明年选秀，咱们都在名册上，最好是一起跟着学学规矩，到时候不会丢家里的脸。”

淑宁一惊，她可不希望像婉宁那样受苦，况且她对自己的礼仪举止是很有信心的，再说，若是选秀时因为举止仪态不过关而被淘汰，不是更合自己的心意么？她心里暗暗下了决定，一定要说服佟氏，不要把自己送到何嬷嬷的魔爪中。

告别了絮絮，她来到婉宁的房间，见门外一个丫鬟也没有，便直接进了门。正要打招呼，却冷不防飞过一个茶碗来，接着便是婉宁的怒骂：“死哪里去了？叫你们拿热水来，怎么半天不见人影？！”

淑宁吓了一跳，连忙跳到一边去，那茶碗在地上摔得粉碎，茶叶茶水溅了淑宁半个衣脚。淑宁有些生气：“二姐姐这是做什么？！”只见婉宁一个人蜷伏在炕上，手捂着腹部，半个身子伏在炕桌上，似乎十分痛苦。

婉宁抬头看了才知道骂错了人，连忙道：“三妹妹，对不起，我没看清是你，没伤着吧？”淑宁见她一脸冷汗，想到她也不是故意的，自己也没事，便没再怪罪她，反而上前问：“二姐姐，你很痛么？”

婉宁扁扁嘴：“很痛啊，又冷又痛！我下辈子再也不要做女人了！”然后又伏下身去，微微喘着气，时不时地呻吟两声。

淑宁两辈子加起来，都没试过像她这样痛法，见状也有些慌了，周围望了一眼，便要拿起炕桌上的茶壶倒茶，却发现是绿茶。她虽然不是妇科专家，也知道这种特殊时期不该喝这个，便问：“二姐姐这里可有其他喝的东西？你现在可不该喝这茶。”

婉宁吸了口气，道：“没了，我叫人拿热水去了。难道外头一个人也没有？”淑宁便道：“我到大院去看看，马上就回来，二姐姐忍着些吧。”她匆匆到了竹院，要了壶白开水，又叫人去煮碗红糖水来，回到婉宁的小院时，正好听到俏云回来了。

婉宁在那里不停地对俏云念着：“你怎么去了那么久？我都快疼死了！烟云又不知跑去哪里，我连杯热水都没得喝……”俏云边把一个牛皮水袋按到婉宁腹部之上，边道：“是我不好，姑娘别生气，我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这个水袋的，现在舒服了些？”她见婉宁似乎稍稍舒展了眉头，才继续道：“烟云原本是在这里的，因我叫她去熬太医开的药，她才会不在。只是我交待月荷要留下来侍候姑娘的，如今怎么不见人影？”

婉宁闭着眼，道：“她有事走开了。你叫烟云熬药做什么？我早说了那个药难喝死了，我才不要喝呢！”俏云低头替她揉着腹部，好生劝道：“良药苦口，姑娘还是喝一点吧，喝了会好受些。”婉宁只是摇头。

淑宁走到桌边，倒了杯热水给婉宁，道：“二姐姐先喝几口吧，我已叫人去煮红糖水了。”婉宁喝了一口，抱着那水袋靠在墙边，觉得好受些了。

淑宁悄悄问俏云：“二姐姐每个月都是这样么？”俏云摇摇头：“从一向没什么

的，只是从去年夏天开始，头几天总是难过些，但疼成这样，是今年才有的事。”婉宁听了这话，眼圈一红，道：“我这辈子为什么要做女人？”俏云在一旁不停地安慰她。

淑宁觉得有些尴尬，便道：“二姐姐既然身体欠安，还是好生歇着吧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”正要转身离开，却被婉宁拉住了手：“好妹妹，你多陪我一会儿吧，如今都没人肯陪我。”

淑宁尴尬地望望俏云，俏云只是笑笑：“三姑娘慢坐，我去看看她们煮好红糖水没有。”然后便出去了。

淑宁只好坐到另一边炕上，陪婉宁傻坐着，偶尔说些话，婉宁却只是“嗯”“啊”“是吗”，有些应付的意味，心思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淑宁不禁心下着恼：你既然要我留下陪你，干嘛还摆一副不情愿搭理我的样子？

她坐了一会儿，又起身要走。婉宁这时却换了态度，脸上带着委屈，长长的睫毛一颤，便落下几颗泪珠儿来。她哀求道：“三妹妹，你多陪我说说话吧。”淑宁见她一副可怜样儿，便勉强留下了。

婉宁开始诉苦：“你说我原本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痛成这样？我足足痛了两天了！如果以后每个月都要忍受这些，我可怎么办呢？”淑宁道：“这种事各人有各人的状况，姐姐既请了太医，就好好遵医嘱吃药，平时饮食注意些，再者，就是要尽量保持心情愉快，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
婉宁眼光瞥向右下方，幽幽地道：“我如今过着这样的日子，怎么还会心情愉快？”淑宁不知如何去回答，只好沉默。

婉宁用眼角余光瞥了淑宁一眼，咬咬唇，道：“三妹妹，你知道，我一向当你是亲妹妹一样的，有些话……我也不怕对你说。只是请你不要告诉人去，不然，只怕我小命难保。”她长睫毛颤了几颤，又落下几滴泪来。

淑宁不禁有些黑线，但这种状态下，她又不好走人，只好硬着头皮道：“二姐姐有话请讲。”

婉宁幽幽叹了一声，直把淑宁的鸡皮疙瘩都挑起来了，才听得她道：“其实你也知道我的心事，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人。只可惜，我本有心照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我在这里受苦受罪，他却陷在温柔乡里不可自拔，我一想起，就心痛难忍。”

淑宁猜她指的应该是四阿哥。四阿哥年前新娶了一位侧室，姓李，听说跟大堂嫂李氏有点沾亲带故，佟氏当时还特地送了大礼去贺呢。

婉宁又叹了一口气，继续道：“其实我也明白，感情这种事是不能勉强的，他既对我无心，我也不是那等死缠烂打的人，只好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把他忘掉。”

阿弥陀佛，如果你真忘得掉，那真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了。

“可是，多年的钟情，却换来一场空，我实在不甘心！无论如何，我都想再见他一面，只要再见一面就好，我想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他。如果他听了我的话，还是像原来一样无情，我也就认了，从此收心养性，再不纠缠于他。”她不知从哪里抽出一条帕子来，揩了揩眼角的泪花，“但是，我如今连门都出不去，连五阿哥来过两回，都被额娘挡了。我现在，别说是再见他一面，就连传个信都做不到！难道我就这样命苦，这一腔深情，就此平白葬送了吗？”

她猛地抬头望向淑宁：“好妹妹，你一定不忍心看我这样痛苦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”她边说，还边用一双闪着泪光的美眸紧紧盯着淑宁，仿佛淑宁要是说个不字，她就要扑上来似的。

淑宁顿时心里发寒。



淑宁心想今天婉宁是得了什么毛病，竟然变得这么琼瑶？但她避无可避，只好硬着头皮道：“我哪里能帮上什么忙呢？我与四阿哥虽说有些沾亲带故，但事实上隔了好几重呢，我见过他的次数，还不及你一个零头，就算想帮你，也无能为力啊。”

“只要你肯帮就行。”婉宁一把抓住她的手，“三婶是四阿哥长辈，想见他应该很容易，再说，端宁哥不是常常能跟他见面吗？”

淑宁稍稍使了点力，想把手抽回来，却不成功，只好道：“我们一向不去拜访四阿哥，他也没来府里见我们，至于我哥哥，自从四阿哥参与朝政后，他们就没在学里见过面了，你叫我们怎么帮你？”她这话可没有撒谎啊。

婉宁忙道：“这个我早想好了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四阿哥刚刚添了一位千金，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！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也很为他高兴。”她眼中闪过一丝不明的光芒：“三婶一定会送贺礼的对不对？能不能顺便帮我送一样东西？”

她从炕角的一个小木箱里取出一只荷包，递给淑宁道：“这是我花了……三天三夜的时间赶出来的，送给那孩子，算是为她祈福。你们家在送礼时一起送过去就行，只需略提一提是我专门做的，别的一概不需多讲。”

淑宁还是头一回听说四阿哥添了个女儿的事，她看了看那荷包，是用大红绸子做的，上头用各种颜色鲜艳的丝线绣了许多小马小狗小花小草，还有许多福寿字，送给女婴倒是很合适的礼物。但是这种事她实在不想沾手，万一做成了，婉宁以后都要她帮忙怎么办？而且，佟氏肯定不会答应的。

于是，无论婉宁怎么说，她都不肯点头，给出的原因除了怕大伯母那拉氏知道会责怪之外，还有这种私相授受的事不是闺阁中人该做的。婉宁暗中几乎咬碎一口银牙，心想这丫头虽然一向木讷保守，但很容易心软，这回怎么不肯上钩？难道是方才自己哪里演得不好吗？如果自家母亲肯答应，她何必要费那么多工夫？只是送个礼而已，哪里谈得上什么私相授受？！

淑宁一再推托，婉宁心中恼火，但幸好她还记得自己要维持的形象，没有表现出来，反而露出伤心难过的神色：“你真的不肯帮我吗？这于你只是举手之劳罢了，甚至不用你去做，只要吩咐一声就好，为什么……你就不肯帮我呢？”

“不肯帮婉姐姐什么事？”絮絮走了进来，后面还跟着月荷。

婉宁见了她，眼珠子一转，便颤出几滴泪来，难过地道：“我想托三妹妹办一件事，很容易就能做好，可三妹妹却不愿意。罢了，我也不勉强你，只好继续一个人伤心难过了。”

絮絮不知她说的是什么事，但见她哭得这样可怜，心便软了，对淑宁道：“淑妹妹，如果婉姐姐所托的事不难办到，你就答应了她吧。”

还不等淑宁说话，婉宁便在一旁补了一句：“絮絮表妹不用多说了，其实我心里有数。我往日与三妹妹本就不太亲近，刚才又不小心，得罪了她，我虽不是有意的，但三妹妹心里难免会怪我。这也是人之常情。”说罢又是一脸梨花带雨，神情楚楚可怜。

絮絮有些疑惑地望望淑宁，月荷这时却插话了：“三姑娘，我们姑娘若真得罪了你，也不是故意的，请你不要怪她。”

这是什么意思？！淑宁皱了皱眉，看了看婉宁和月荷两人。她知道这下是推不掉了，不过，也并不意味着她就会任她们摆布！她道：“好吧，既然两位姐姐发了话，我便去试试，但要先说好，不一定能成，若是没法送出去，二姐姐可不能怪我。”

婉宁却只管高兴：“只要你答应去做就行，拜托你了。”说罢把荷包塞进她手里。

淑宁收了荷包，却有些不太甘心：“这说起来不是我们女儿家该做的事，若大伯母知道了责骂我，两位姐姐可要替我作证。”然后装作没看见絮絮脸上的疑惑，瞄了瞄月荷：“方才二姐姐到处找人，却不见月荷姐姐，不知你去了哪里？”

月荷只是柔柔一笑，低头不语。婉宁却道：“三妹妹有所不知，我在房里生病，那个何嬷嬷还不肯罢休，总是来骚扰我。多亏了月荷，她向何嬷嬷请教规矩，受了许多折磨，何嬷嬷才没再来打搅我。只是苦了月荷了。”她轻轻拉过月荷的手，感激地望着她，月荷只是淡淡笑着。

絮絮却有些担心：“那个何嬷嬷，要待到什么时候才走？”婉宁闷闷地道：“我都学了快一年了，本来一年就期满的，可是我额娘说想多留何嬷嬷几个月。”絮絮也担着心，若是母亲写信来说让自己跟着学怎么办？于是两人各自发起愁来。

淑宁望了几眼月荷，抿抿嘴，便借口说还有事，告辞了。

出得门来，却看到俏云端着个碗站在廊下，面无表情。淑宁叫了她一声，她才微微笑道：“三姑娘这就要走了吗？有空常来玩。”她瞥见淑宁手中的荷包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们姑娘花了一个多月工夫才绣好的，请三姑娘多费点心吧。”然后便端着碗进门去了。

回到槐院，淑宁看到佟氏正与二嫫商量着什么事，似乎很高兴的样子，便上前去请安。佟氏笑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四阿哥添了长女，我要送些贺礼过去，你帮着瞧瞧吧？”

淑宁应了，帮着选了几样药材、两个玉牌并六匹上好的绸缎，便连同送给新生儿的礼物堆了小半车，预备送到南瓜胡同去。

淑宁犹豫着，不知道该拿婉宁的荷包怎么办。佟氏回头看见她拿着个荷包发呆，便问是怎么回事。

听完女儿的叙述后，佟氏拿过荷包看了看，道：“倒还看得过眼，凭她才学了两年三年的本事，算是不错了。”看着看着，她觉得荷包里似乎有东西，便打开拿了出来。原来是一方白绢帕，上头用黑色丝线绣着苍蝇大小的字，密密麻麻，组成一整篇消灾祈福的佛经经文。佟氏叹道：“这才是投其所好呢，二丫头还真是用了心思。”

淑宁这时才知道荷包里还有文章，心想婉宁说的做了三天三夜是胡扯，俏云说的一个多月才是真正花的时间吧？看来婉宁早有准备了。

佟氏把经帕收回荷包里，想了想，道：“你收着吧，过几天跟二丫头说没法送出去，还给她就是。虽然她很用心，但这种事不该由我们来做。四阿哥才得了女儿，我做姨的却替个年轻女孩子送荷包给他，我们成了什么人了？他两个媳妇知道了，还不知会怎么怨我们呢。”

淑宁深以为然，便把荷包收回去，与母亲说了几句闲话后，回房去了。而佟氏则命二姨尽快将礼物送出。

到了第二天，淑宁把荷包拿回给婉宁，道：“我昨儿个回去后，听额娘说，礼已经送出去了。我没法帮到姐姐，还请姐姐把荷包收回去吧。”

婉宁感到很失望，不过她不愿就此收回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还是请你另想个法子吧。我真的只是一片好意，希望恭喜他一下，为孩子祈个福。再说了，端宁哥不是会出门吗？总有机会碰到他的。”

淑宁暗暗皱了皱眉：“我听说哥哥学里要大考，他如今除了学里和家里，就没再往别处去了，连朋友都少见，要是真托了他，只怕要耽误姐姐的事呢。难道姐姐不能托别人帮忙么？”

婉宁叹气道：“我本来想找大嫂的，但她就算真去了，也见不到四阿哥，所以只好找你。”淑宁扯扯嘴角：“姐姐这荷包不是送给小格格的吗？其实见不到四阿哥也不要紧，心意到了就成。”婉宁一时语塞，但仍坚持不肯收回荷包。

淑宁好说歹说，见她冥顽不灵，有些恼了，却听得屋外来何嬷嬷的声音：“姑娘若是大好了，就略动一动吧，学规矩这种事偷不得懒。”

然后便听得月荷轻声细语地说了几句话，何嬷嬷却道：“丫头不必替你主子说好话，我要教的是小姐，教丫头一点是让你们知道规矩，可你学那么多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劝你主子勤快些，也好少受些罪。”

婉宁眼中闪过一丝怨毒，刚好被淑宁看见，当下便咽回了要说的话。婉宁匆匆说了两句，仍旧把荷包推回给淑宁，便勉强起身出去了。

淑宁跟在后头，看着她言笑晏晏地与何嬷嬷说话，仿佛刚才她眼中的阴霾只是自己的错觉，心下有些发冷，便暗暗盘算：婉宁如今显然跟过去不一样了，强硬地拒绝只会得罪她，要是不小心被她暗算，岂不是防不胜防？

于是她便不再多说废话，把荷包带回自己房中收好，然后不再往婉宁院中去。刚好这些天为了准备大祭的事，佟氏接过了布置祭堂的任务，其中有些针线活要做。